

3-24

1949-1959

中華人民共和国資料彙集

通訊特寫文藝創作部分

重庆市公局

PDC

前　　言

重庆解放十年来，我們公安机关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依靠广大羣众的积极支持，不論是社会鎮反、內部肅反或是治安管理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和丰富的經驗。这些成績和經驗，都全面系統地記載在我們內部的文件資料上；同时，在党的公开的报刊上，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解放以来，本市新华日报、重庆日报、大公报等报纸，先后发表了許多有关公安工作方面的消息、社論、通訊和特写。从这些文章的內容来看，有的是党政首長对鎮反运动方針、政策的闡述或关于鎮反工作的報告；有的是報導党和政府領導全市人民，大張旗鼓地开展鎮壓反革命运动的情况；有的是人民羣众和各界人士对美蒋匪特的血泪控訴；有的是反映經過反特斗争后，羣众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还有的是表扬防奸反特战線上的先进人物，以及社会治安的新风气、新面貌。总之，这些文章同样反映了，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觉悟了的人民羣众的支持下，十年來我們彻底粉碎了一切反革命的復辟阴谋和各种破坏活動，保卫了革命成果，巩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保护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順利发展。这是一部十分宝贵的历史資料，它可以使我們具体了解，十年來本市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基本情况。基于这个目的，我們根据市局党组關於認真总结十年工作的决定，組織專門力量，全面搜集和抄录了这些資料。并根据不同的內容，选編了“十年來公安宣传資料汇集”，分印三集，提供各级公安保卫組織和全体干警参考。

这些資料，全是报纸在各个时期鎮反运动中所发表的文章，原样照录。虽然經過选择，但仍有个別文章在某些观点上有不够全面、不够辯證的地方。考慮到各个时期斗争形势的不同，人們对問題的認識也是逐步全面、逐步深入的，所以我們对这些文章都未作修改，原文采用，希望同志們在閱讀时注意。

重庆市公安局

1959年11月

目 录

一、通訊、特寫、小說、報告文學

“中美合作”杀人所.....	(1)
发掘杨虎城將軍遺體記實.....	(3)
悼死難的烈士.....	(5)
“中美合作所”巡禮.....	(8)
廿一兵工厂被炸記.....	(12)
匪軍破壞長壽電力厂的暴行.....	(13)
大溪溝電力厂职工护厂經過.....	(15)
护厂英雄吳坤山.....	(17)
同濤輪員工护船記.....	(19)
重庆市治安工作展览会.....	(20)
无形戰線上的伟大胜利	(22)
“美国空投特務罪証展览会”參觀記.....	(25)
山村人民活捉美蔣空投特務.....	(29)
警惕啊！我們的人們！	(33)
一个奇怪的“貧农”	(36)
血海深仇 —— 揭露特務楊進興的真实面目.....	(38)
誰是罪犯？	(4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47)
狐狸总是有尾巴的.....	(51)
揭穿“青年自由黨”的真相 —— 蒲世光是怎样走上反党 道路的.....	(54)
重庆机床厂徒工鬧事的真相.....	(59)

細紗女工樊巧云.....	(61)
眼睛.....	(73)
嘉陵江邊的战斗.....	(78)
 十四岁的孩子上了流氓的当.....	(86)
王之一是怎样墮落成为盜窃犯的.....	(89)
一座化煉爐房变成了小型工厂.....	(93)
母親們的控訴.....	(95)
神祕的女郎.....	(97)
冷淡和粗暴的惡果.....	(102)
 我們战胜了火患.....	(107)
春风吹遍較场口.....	(112)
千年的冰河解了冻.....	(120)
选举前后.....	(123)

二、詩歌、曲艺

獻給磁器口死難烈士.....	(127)
肅清匪特分子.....	(129)
肅清特務.....	(132)
建設人民的新重庆.....	(135)
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	(137)
田德勝的來龍去脈.....	(139)
一个奇怪的“貧农”.....	(158)
詩兩首.....	(165)
警惕歌.....	(168)
剝去他的伪装.....	(169)
右傾病.....	(170)
刚刚听过报告.....	(172)
死不着.....	(174)

三、功臣模范事迹与好人好事

人民察警——袁金普.....	(185)
一貫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公安人員李永华.....	(186)
一个平凡的人民勤务員——共产党员梁子平.....	(188)
鐵道民警唐德孝.....	(190)
看你鑽到哪里去!	(194)
一网打尽.....	(196)
守卫着工厂的公安战士們.....	(200)
他尽了一个公民的义务——記照相业店員文建国检举反革 命分子.....	(202)
保衛生产、保卫社会主义建設——記治安模范共产党员余 紹清检举反革命分子的故事.....	(203)
治安模范魯朝珍智勇捉匪特.....	(210)
模范軍屬張琼瑞捉特務.....	(213)
难逃人民的法网——記治安模范陈貞秀捕捉反革命犯.....	(214)
治安保卫模范李后銀.....	(218)
經常保持革命警惕性.....	(220)
跟踪追去.....	(221)
小姑娘英勇捉拿杀人犯.....	(223)
人民的消防警士刘洪全.....	(224)
赴湯蹈火.....	(225)
舍己为人.....	(233)
赴湯蹈火的人.....	(235)
人民公安員的典范——張国富.....	(237)
学习人民警察張国富的精神.....	(240)
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241)
共产主义精神在飞翔.....	(246)
一个受到羣众贊扬的人民警察.....	(247)
馬路上的故事.....	(249)

模范女民警張佩珍	(252)
人民的好警察	(253)
警民同修“三喜桥”	(255)
全心全意为人民	(256)
餐厅里新来的服务员	(259)
送水	(260)
亲如家人	(261)
比兒女还亲	(262)
与洪水搏斗搶救小生命	(263)
千鈞一发之际	(264)
弹子石派出所到粮店办户口	(265)
洪水中搶救木材	(265)
深夜替孩子找到亲人	(266)
爱护羣众的女民警	(267)
值勤以后	(268)
叔叔是人民警察	(269)
搶救	(271)

“中美合作”杀人所

这是亘古未有的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兽行，这是使闻者胆颤，目击者心惊的大屠杀！在重庆解放的前夕——十一月二十七日，匪首蒋介石竟嗾使其法西斯匪徒杨森及其帮凶们，在歌乐山脚下磁器口附近的所谓“中美合作所”，用美造的机枪步枪，对四五百手无寸铁要求自由与民主的革命志士，男女青年学生施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这美其名曰“中美合作所”，“造时场”的真相，今日是大白于天下了！这十余年来，不准老百姓在方圆二十公里的地方通行，而规定为“特区”的意义也大白于天下了。……

为了凭吊英勇殉难的死者，为了亲眼看看这举世罕见的集中营，记者特于本月四、五、六三天中随同摄影队与脱险同志前往该地巡视。

当汽车驶近歌乐山麓，驶近集中营的大门，我清楚地看到大门里一个宽阔的广场，上面有一幢幢的洋房，四周公路围绕，广场左侧有很多的台阶，上面有一座很大的完全烧毁的房子，那是“特区”里最大的机械弹药库，他们怕解放后留下“中美合作所”的真相，因而在撤退时竟放火焚烧了。……顺着曲折的公路走上山坡，在山腰处有一座十分漂亮十分引人注目的小洋房，在它的大门上写着“香山别墅”，这便是著名的屠窟“白公馆看守所”。

当我走上“白公馆”的台阶，已经嗅到了一股股血腥味。据脱险同志说：在白公馆周围只要仔细检查，随时都可以发现被暗杀被活埋被刀砍的尸体。我们顺着“白公馆”左侧的小路下去，在草丛与菜畦下边，看见了好几个被浮土盖着的僵硬的尸体，另有一块菜畦的土质已变成了红色。再往前走，在一个电线杆上贴着一块白纸，上面写着：“国立第六中学学生李仲达、石作圣、冯鸿珊、陈河镇四人，山东人，十一月二十七日被害。”我知道这就是几年前被无故扣押在集中营的几个青年学生，这次也被害了。

从“白公馆”到所谓“戴公祠”的路上，斑斑血迹，和刺鼻血腥

味，立即又增加了人們的仇恨。在路旁的墓地里有兩坑未干的血水。

在阴森森的山脚下，在松树林的山坡上，从洒遍无数革命志士的鮮血的道路走上去，便是特务头子戴笠匪徒的祠堂。当我走进戴匪的祠堂内，我首先看到过去匪徒們为他奉供的木灵位已被打倒地下。

从戴笠匪徒的祠堂下来，刺鼻的腥臭几乎窒息了人的呼吸，可是我們沒有停脚，又走向被血染紅的左面山坡上，在上面看到三个很大的土坑，土坑的四周僵臥着很多英勇就义的烈士們的遺体。收殮工人們在默默地工作，准备給烈士們裝棺。这是解放军解放重庆，軍管会正式成立后，委託脱险同志联络处組織了收殮治喪委員会，忙着替烈士們准备办喪事。一位烈士的家屬感激地告訴我說：“假若咱解放军不来，重庆不得解放，这些牺牲的烈士連一副棺木也裝不上。”

从山坡下来，在大路的轉灣處已經停放了許多裝殮好的棺木，和十几具未裝殮的尸体。当脱险同志罗广斌指着刘国誌同志僵硬的发青的尸体，向我述說他就义时如何英勇地嘲笑敌人，如何壯烈的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最后他补充說：“刘国誌同志是重庆学运特支書記，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去年被捕后曾有三次要枪斃他，他家花了很多錢算是暫時沒死，这第四次終于是英勇就义了。”……我默默地停立着，一面听罗同志的述說，一面巡視着这位被匪徒們打的遍身鱗傷而最后又是周身穿戴着枪洞，鼻子和嘴都打的血肉模糊的遺体，我內心里“敬佩”与“仇恨”兩种不同的感情在交熾着。当我走前一步，看到被捕九年多的老共产党员許晓軒同志僵硬的枯黃的手臂上还帶着U.S.A.的手銬，这铁的事实，这“中美合作所”的杀人魔窟的真相，又一次暴露在世人的面前了。最使人触目惊心的是王振华一家四口的尸体。一个兩岁半的王小华，一个九个月的王幼华都血肉模糊的躺在他父母的身旁。很多凭吊的人走到此地，都異口同声地說：“太残忍了！小孩子也遭枪杀！”

最后在尸体中看到一个叫白銀山、一个叫刘篤一的，罗同志告訴我：“这是兩個特务，也遭到了枪杀！”并附帶告訴我：“康泽的秘書張碧天以前也在此遭暗害！”我想，这就是特务們的下场！一天到晚象狗一样替自己的主子效勞，到头来还是一样的遭枪杀。可是他們的

死不是“万古流芳”而是“遗臭万年”啊！

从左侧顺公路下坡绕几个弯，便到了最大的看守所——渣滓洞。这所一楼一底共十六间的牢房，远远望去，已被烧剩一个躯壳了。走进去，看到每个房间都烧焦了的尸体，而在断牆的旁边与牢房的窗子后面有八九个已逃出牢房又遭枪杀的烈士，有的在奔逃中脚骨被脚镣截断；有的上半身正被烧成黑色；有的被仰面打倒仍然瞪着愤怒的眼睛。在断牆旁边的厕所内，有十几个烈士躲在毛坑下面后来也被枪杀在毛坑里。从脱险的肖鑑鼎老先生口中，我知道这里的烈士们是身受三种杀害的：先是机枪扫射，然后手枪射击，最后是倒上汽油加火焚烧。正像烈士张孟晉的家属周通琼痛苦欲绝时向我哭诉的：“蒋介石太毒辣了！他们，这二百多烈士却身受三种刑罚而死，他们死的好惨啊！”……

当我将要走出渣滓洞时，我在门旁牆壁上看到上面用蓝色的字迹写着：“欲求社会进步必须发挥人性消灭兽性。”这完整的标语与焚烧的房屋与尸体对照，好象就照出了蒋介石匪帮衣冠禽兽的真相，也照出了所谓“中美合作所”的真相。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重庆新华日报）

发掘杨虎城将军遗体记实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又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前者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发动西安事变，结束了反动政权倒行逆施的十年“剿共”战争，统一了抗日阵线；后者是被反动政府非法幽囚了十二年的杨虎城将军，终因蒋匪穷途末路，失却人性而惨遭杀害。他的旧部是日寻获了他的遗体，结果证明无错。三高（编者按：即本文作者胡三高）因系杨将军旧部，躬与其事，故将经过情形详为记录，公布于世。

我和我旧日同事安志君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早晨搭乘被准

烈士家屬專車到达蔣匪杀人魔窟，重庆磁器口“中美合作所”。我們这一小組共是三人，除我和安志君外，另一位是楊將軍蒲城小同乡秦民君。由李育生君（曾在魔窟坐牢三年）引导，另外有十來个工人和些參觀人們，同时有中央电影制片厂兩位同志和大公報記者周德华先生等數人則另乘一吉普車先行。

我們汽車进入魔窟特区时，即感到非常異样，因为今天細雨綿綿，好象为楊將軍誌哀，更增加了阴森氣氛，这里馬路縱橫，洋房叢出，万不料蔣匪把民膏民脂都建築了这样的地方。我們汽車开到一个山坡下停住，大家一下車，即触目惊心，所能看到的尽是些裝有蒙难烈士尸体的棺材。为楊將軍預備的棺木，也放在那里，此棺黑漆紅头，分內棺外椁，很是講究。由那里上山，一路都是烈士尸棺。最后到一蓋的很講究的所在，下邊是个院壘，上邊有好些房子，即是所謂“戴公祠”了。“戴公祠”之右，又有一連几間房子，據說是魔鬼們会客之所。就在这房子左边有一块靠外邊是石砌面上是泥土左右長約二丈寬約五尺的地方，靠左这一头泥土甚松，上邊放有石头三块，瓦片一頁，此處即系匪徒們將楊將軍忠骸埋棄之所。这消息是一个当时担任警戒的卫兵传出来的，他說本年九月十七日晚上，楊將軍和他的孩子（楊拯中——八岁跟上他父亲被囚现在二十来岁）被匪徒們由“戴公祠”对过的黔灵山囚禁处弄过来，用电刑处死后埋在这个地方。将近下午一点鐘，李育生君指示工人們开始挖掘，由于惟恐將尸体毀伤，故取土甚慢，掘有二尺五六寸深，即首先发现衣服，再次发现头部，脣邊并放有呢禮帽一頂，顏色不可辨別，但是很大，然后全身都看見了，并在脚头发现一尺宽一尺多長小木箱一个，內裝骨灰。这时已是一点半鐘了。人是背朝石砌这边，头朝右方，双手背綁，双脚也用繩索綁着，嘴上蒙有白色布巾，綁于頸后，当即繼續挖掘出土，用白布鋪于平地，將尸抬出面向上放下，面部肌肉已不完整，額已见骨鼻尖已塌毀。李育生君和中央制片厂兩位同志，及兩位記者希望我及安秦兩君詳細鉴别，有无錯誤。工人們即繼續挖出一头朝左方的青年人尸体，脚上穿的是膠底帆布鞋，腹部已破。經我們細細看过認為确是楊虎城將軍父子忠骸，其確証有四：（一）头部稍窄而前后甚長，額部飽

滿，顴不太大，須長多半寸发長數寸均有白者（須發長度与那位卫兵所講相同）。（二）骨骼甚大，胸部发达。（三）杨夫人謝葆珍女士，抗战胜利后，即被折磨发疯而死，杨將軍將遺体化灰置于左右，其脚头掘出之骨灰一箱当系杨夫人无疑。（四）与青年人同埋一处，并系上下堆放，显系杨將軍父子，旁人沒有这样巧合。再拿面部肌肉及衣服腐蝕情形看來，确系兩個多月以前被害。但是胸部袒着呈现蓝色，下頸以下顏色甚紅，再加上嘴被蒙盖，手是紧綁，看样子杨將軍是被匪徒們活埋的，我不明白匪徒們对有大功于中华民族的伟人为什么这样仇恨，我不禁覩景伤心热泪盈眶。

当发掘工作进行时间，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同志不断將这惨絕人寰的景況，攝入鏡头，我相信此一珍貴的照片，將得全中国人民的愛惜，和永远的紀念，并毫无掩飾的暴露了蔣匪凶惡的真相。

我們一行人于暮色蒼茫中，离开此一魔窟，乘原車回城。橫在我心中的，不是整整一天滴水沒有进口的飲食問題，而是我們全体人民，应如何努力彻底消灭此一杀人的蔣匪残余匪帮，并使其永远不得再生。

（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

悼死难的烈士

重庆解放，給我們最大的欢欣；但在同时被囚的革命志士遭到蒋介石匪帮的屠杀，却使我們感到最大的悲痛。他們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曾在蒋介石匪帮統治的黑暗区域，进行着英勇的斗争，不幸被抓在集中營里，受过无数的毒刑，但仍然能够不屈不挠地保持其大无畏的精神，这是最令人景仰不已的。我敢說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順利建立起来，就因为有一大批具有这种大无畏精神的人，肯牺牲一切，肯杀身成仁的原故。我們这些亲眼看見新中国而又生活其中的人，是

應該時時刻刻記着他們，拿他們英勇的精神，來把我們武裝起來。

我個人尤其感到悲痛的，是他們這些殺身成仁的戰士中，有幾位在未被捕之前，而正在地下從事革命工作時候，竟常常予我以精神的鼓勵，給以金錢的援助。象去年要過陽曆年的前一兩天，深夜走到四個人，送來一筆錢，那種熱忱，使人無法推却。其中有一位，便是在渣滓洞，被蔣介石匪幫用槍打死，而又用火焚燒的朱進。他是社會大學政治經濟系的，他在今年八月間被捕，案情是私運軍火，同他在一個小組的社大同學蕭榮，曾經惶惶不安，躲避了好幾天，借託我替他在外縣去找個教書的學校，但不久他卻高興地來說：“朱進很好，用不着去外縣了。”我們都慶幸中國有這樣優秀的兒子，忠貞的戰士，可是想到他在蔣介石匪幫的手中，必然會遭到的一些惡刑毒打，又不禁感到悲憤和難過。以後蕭榮一到來，我總要問下朱進的消息，他搖搖頭，回答的是一聲叹息。在蔣介石匪幫統治下面，一個革命戰士的被捕，往往是象石沉大海，一去之後，永無消息。現在才知道，他是被害在渣滓洞的。

另一個是高力生，他在社會大學文學系讀書，男學生中算他年齡最大，嘴上經常留點胡須，我第一天去上課的時候，就首先注意到他。社會大學是學生治校的，聘請教員，安排功課，全由學生負責，高力生便是一個最肯出力的一個人。社會大學被封之後，他偕把文學系的同學暗里組織起來，經常到郊外去開座談會。社大的先生，有什么困難，他都能設法予以幫助。後來他到綦江制礦廠做事去了；見面的機會，就比較少了。最後會面的一次，約在今年的七月間，談的話，不是說他的職業受到了黑暗勢力的壓迫，就是希望解放軍早些來打四川。隔兩三天，他回綦江去了，沒有來辭行，但却託社大的另一同學，送來一筆錢。一個有了家庭重大擔負的人，尚要對別人作著經濟上的援助，真是太不容易，使接受者，感到很大的慚愧和不安。不料重慶解放的前幾天，他從綦江來到重慶，竟被蔣介石匪幫抓着，立即加以殺害。

還有一位是高明醫生，他來替我家的人看病，不肯要錢，不用說了，借要常常送藥。我們覺得很有些過意不去，他便低声親切地說：

“大家都是民主人士，應該彼此相助，渡过这段黑暗时期。”今年春末夏初的时候，我們最小的孩子，出了麻疹之后，患着很重的喉管发炎，他便来打盤尼西林，一天上坡下坡，要上下三次，耽擱他很多出診的时间。我們就强迫送了他一点錢，他推却不得，就在第二天將这一笔錢，买成肥皂沙糖紙張等物送了轉来。今年四月和談期間，民主同盟保釋出一批盟員，其中一个姓張的害了很重的神經病，无錢就医，高医生听见我說起这种情形，便自动去义务打針。他喜欢文艺，我有新作出版，就要送他一本，偶然忘記送他，他必会来借。他藏有不少書籍，象五四时候的新青年杂志，旧書店里，图书馆里，已經不易看見，他那里却会存有。在抗日战争期間，他在合川一面行医，一面开書店，贩卖进步書籍，群众和新华日报都公开代訂代卖，因而遭受到特务的捣乱，他本人偕被特务毒打。他在合川不能住下，便来重庆行医，經常替穷苦人民和民主人士服务。对于这样一个热爱人民的医生，蔣介石匪帮始終不放松他，今年九月二日重庆大火災，便把他逮捕了，誣說他是放火的主使人，这次枪杀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內。

在渣滓洞殉难的，偕有一位我最熟識的何雪松，他一向是在軍队里工作的。在桂林，我們就認得。来到重庆，他在海棠溪孙家坡第五軍官总队里做事，并編輯名叫五总的軍中刊物。他在五总里面，写有小說詩歌散文論文。每次編輯撰稿，都要跑来同我磋商，如何能够掩蔽統治者的眼睛，將一些正义真理放了进去。他为人老成持重，精明能干，能够担负他艰辛巨大的工作。同时对人又极为真誠热情，每次到我家的时候，总是很关心我的生活，而且定要跟小孩子买些吃食东西。有一次，他从北碚回来，坐在車上抱一个大西瓜，一下車来，就送给我。又有一次，他叫一个兵士，从南岸挑了五六斗米送来，說是搞文艺的人太苦了，定要我收着。以后忽然不来了，知道出了岔子，但却查不出他的下落，甚至連他的家屬，我們也无法寻得。有一天，蕭嘉去渣滓洞凭吊，听见一个哭丈夫的女人，提到她丈夫同时殉难的朋友何雪松，才知道蔣介石匪帮已經在渣滓洞把何雪松杀害了，且被淋上汽油，烧毁尸身，使人无法認識。

这些残酷惨痛的血債，必須要用特务头子蔣介石本身及其匪帮的

血債還，而且不能予以一絲一毫的寬恕，不然的話，我們的悲憤，實無法平息下去。

(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五日重庆新华日报)

“中美合作所”巡礼

“一一·二七”慘案一周年的前夕，我怀着沉痛的心情，訪問了“中美合作所”——這座美帝国主义勾結蒋介石匪帮屠杀中国人民的大屠場。

“中美合作所”住于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麓，它的面积横亘广达二百余平方里，包括渣滓洞、梅园、杨家山、蚕丝厂、松林坡、白公館、五灵观、紅爐厂、小杨公桥、电台嵐垭等地。从高处俯瞰全区，一眼望不尽的是起伏的山巒，肥沃的良田，幽靜的溪谷，叢密的树林，还有零落的近代建筑点綴其間，構成了一幅极美妙的天然图画。但是誰能想得到：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却隱藏着美帝国主义和蔣匪特务的无数毒辣残忍的丑惡罪行，埋葬和濺滿着无数中国人民的白骨和鮮血。

八年多以前，這一帶原住有數百家貧苦善良的农民，从一九四二年美蔣特务看上了这块广闊僻靜的土地后，就把它霸占过来，這一帶居民們在特务一道“限半天之内立即迁出，否則严办！”的命令下都被哭哭啼啼的赶走了，从此特务就在这一帶大兴土木，强迫中国人民用劳动、用血汗，來为它开辟无数崎曲的公路和幽径，建築了八百余間建築，其中包括豪华的官邸、严实的碉樓、阴暗的监狱、广闊的运动场和打靶场，以及可容兩千人的大礼堂。

“中美合作所”的全名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九四二年，該所由蒋介石匪首与美帝国主义双方簽訂合同組成，当时該所的成立名义上是作为中美兩国联合作战，互换情报的機構，但实质上是借此暗中勾結日寇和漢奸，破坏解放区人民的敵后抗日武装，以及美帝国主义通过美蔣特务来監視、拘禁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司令台。

通往“中美合作所”的一条小型公路，是接連着重庆到磁器口的公路修筑的。这是該所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交通孔道。一进該所大门，門前有兩座石筑碉堡，碉堡上有很多机枪孔，特务們就利用机枪来代替了封鎖大門的門扇。沿着碉堡又有一排沿着危岩筑成的高大城牆，这座牆和碉堡，在过去就成了生与死人間地獄的分界綫。

进入大门，眼前是一片修整得广闊平坦的大操场，操场尽头有一所检閱台。美帝战争販，曾任驻华大使的赫尔利，美海軍上將金开德，曾和在台湾从事侵略活动的柯克都曾經在这里检閱过特务武装部队。大操场左侧的土坡上，过去是蔣匪与美帝訓練特务的大礼堂。重庆解放前夕，匪徒們把它炸毁了，现在挺立在那里的是“一一·二七”殉难烈士的公墓，埋葬了三四百个因为不愿做美帝奴隶，而被匪徒們屠杀了的爱国志士。

从操场往南，我們沿着山巒起伏的小径，去凭吊了江竹筠等三十位烈士殉难处——电台嵐壠。这里距大操场約有五六里，已經是“中美合作所”的边沿，过去美帝在这里設有电台，里面有直接和华盛顿特务机关通報的庞大的电訊设备，仅电报密碼就有二百多种。美帝国主义通过它来指揮美蔣特务对中国的爱国人士进行残杀。这座电台也为匪徒撤走时炸毁了。现在只剩下一片断垣残壁，荒草沒胫。但在烈士們血灑过的土地上，获得了自由的农民正在辛勤的耕植着。

从电台嵐壠折回大操场，我們乘車沿公路参观了杨家山花园，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館。这里的房屋建筑极为精緻，屋前有宽大的迴車场和美丽的花坛。但屋內却另設有專門审訊的地方，里面备有各色各样最残酷的刑具，从这强烈的对比中，可以想象得出当时特务匪徒們是如何以中国人民的痛苦来引为自己消遣和陶醉的。

“戴公祠”这所特务子孙为紀念特务头子戴笠所設的灵堂，是紧偎着歌乐山脚修建的。此地原为美帝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居所，屋后一座花园，杨虎成將軍遇难后，遺体就被匪徒們匿埋在花園的下面。在赫尔利住屋左侧的山坡下就是著名的黑牢白公館。白公館三面临岩，四周圍着高大的院牆，院牆外面生滿了荆棘、峭壁和崗亭，这里面不知囚禁过多少爱国的人士，他們在黎明的前夕都被匪徒們綁架在“戴

公祠”的山脚下屠杀了。现在从烈士們殉难的地方，还可以看到斑斑的弹痕。白公館內还以看到刻有U.S.A.的美制脚镣和手铐。

从白公館沿歌乐山麓北行数里，我們參觀了“中美合作所”內最堂皇富丽的地方——“梅园”。这是蔣匪特務專門修來孝敬他們的美國主子的。这里除了特務头子梅乐斯（“中美合作所”主任，美帝在华特務負責人）一所最豪华的住宅外，还有几幢可容一千余美特的宿舍、餐厅、办公厅和舞厅。住在这里的美特最多时达兩千人，他們的責任是訓練国民党特務，教給他們如何逮捕，如何使用武器、爆破、用刑等杀人放火的“本領”。并且还訓練了三百多条警犬，每天每个警犬要吃四个鷄蛋和半斤牛肉。美帝国主义的計劃就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来餵飽他們的狗，又叫这些狗来啃咬中国人民。

“梅园”不仅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特務指揮部，也是駭人听聞的大淫窟。美軍駐華期間，重庆市区內往往失踪了的妇女，就是被这些美国特務們架到这里来姦污的，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中美合作所”最繁华的时候，經常有盛大的跳舞会在这里举行。一九四五年聖誕前夕的一次舞会上，美蔣特務們在酒酣舞尽之后，就露出了他禽兽的本性，把到会的將近二百个妇女都給姦污了，此外，蔣匪特務为了孝敬他們的主子，曾經打着訓練班的招牌，招收了一批女学生送来此地，名义上是担任英文打字員，但实际上就为了供給美蔣特務作为他們发泄兽性的牺牲品。

渣滓洞这所美蔣合作集体屠杀了二百多个中国爱国人民的屠场，去年此时我曾經來凭吊过。那时触目惊心的是在这一片焚余的断垣残壁的瓦礫场上，堆滿了一堆堆被烧焦了的尸体，有的手脚已烧成灰燼，仅剩下一小方躯体，有的只剩下了烏黑的腦骨，在一扇尚来場倒的风牆窗口上，还悬吊着一付伸手弯足，脊背被燒得如焦炭般的尸体……现在，这块地方已經完全加以整理拆除了，当时的痕迹已无法追寻，但这股仇恨却永远集結在人們的心里，劫后屠场下面一座煤礮，现在也已經复工了。挖煤的工人正在紧张的为建設祖国而工作。

薄暮中，我們踏上了归程，回顧这片血腥的土地上，现在已成了人民自己辛勤耕植的良园。大路边、山坳旁，不时传来一陣陣翻身人

民响亮而愉快的歌声，田野里到处生長出綠油油的菜蔬，祖国是美丽可爱的，中国人民沒有忘了自己受过的苦难，血腥的記憶犹存，翻了身的中国人民决不容許也不能忍受帝国主义的魔掌再伸进祖国的土地上。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